

大觀

出入自然·穿越時空的絕美饗宴

香港兩依藏博物館三個永久珍藏大展

圖文·姜又文
文·兩依藏博物館

出入自然·三個永久珍藏

即日起至明年三月止，兩依藏博物館隆重推出「出入自然·兩依藏之三個永久珍藏」大展，精選館內三大收藏珍品，以「自然」為主題，巧妙地透過中外匠意、古今工藝間的對照，共同交織歌頌自然的和諧樂章。誠如館長馮依凌在介紹序文中所言：「兩依藏三個永久珍藏系列中的三個材質均表達出：每一件藝術品中的裝飾不僅僅是對大自然的描繪，更是其中一種能被社會各階層明白的共通『語言』。」



19世紀初 紫檀插屏式座屏風
140×93×210cm



19世紀 紫檀瓷畫插屏 67×44cm

自皇后大道中沿樓梯街拾階而上，經過摩羅上街，踏上荷李活道，這是香港開埠以來的第一條街道，也是馳名海內外的古玩、古董街。兩依藏博物館——香港收藏家馮耀輝創建的私人博物館，便座落在這古色古香、年代久遠的歷史街區中。兩依藏博物館改建自一棟一九六〇年代、樓高四層的建築物，今日外觀為黑白鮮明的兩色外牆，搭配深富殖民時代氣氛的百葉窗。博物館將其中兩層闢為展覽廳，規畫出十多個展間，隨各檔展览主題更換不同的展品。該館目前收藏主要為三大部分：中國明清家具、歐洲銀器，以及西洋古董珠寶粉盒。



18世紀 紫檀葡萄葉形托盤 53×37×5cm

另外一件〈紫檀葡萄葉形托盤〉非常有趣，工匠將堅硬的紫檀木雕作柔軟的荷葉，細節處如葉緣缺刻、翻捲等天然樣態，皆擬仿的栩栩如生。托盤兩面淺浮雕葡萄松鼠紋樣，寓有「多子多福」的祈願。盤形為仿生荷葉，結合葡萄葉、藤、果實、松鼠等動植物的紋樣，充滿自然趣味；層層有玄機，實是一場夏日裡果熟葉香的完美饗宴。

兩依藏的黃花梨家具同樣令人驚艷，所謂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有花梨紫檀」；海南黃花梨學名「降香黃檀」，是產於中國海南的一種常綠喬木。成材緩慢、木質堅硬，因紋理如行雲流水般漂亮，木性穩定，製品歷久彌新，不變形、開

明清家具（1368～1912）、歐洲銀器（十八世紀～廿世紀），以及歐洲珠寶粉盒（廿世紀迄今）；此外也衍生幾個值得探索的小主題，如天然紋理之趣、源於自然的裝飾符號、神話的象徵意涵，或是動植物背後的美好寓意。

中國明清家具

兩依藏博物館的明清家具，無論在質量上皆是舉世聞名的。一九八〇年代起，主人馮耀輝因緣際會下開始收藏古代硬木家具與沉香，家具以黃花梨與紫檀質材最為珍貴。本次展出的明清家具，即以這兩大類珍品為主。

在導賞員的引領下，觀眾初入展場時定會被一座巨大的〈紫檀插屏式座屏風〉吸引，這種雕工繁複的大插屏原多陳列在明清大戶人家的廳堂位置，為財富與權勢的象徵。紫檀，是一種熱帶硬木，顏色由深褐色至紫色不等，因非常珍貴稀有，有「八百年始成材」、「木中之王」之說。本件屏心設一雲石，石面光滑淨潤、山水圖案甚美，尤其深咖啡色如遠山層疊的石紋，恰與紫檀木色搭配和諧、相得益彰。此件大插屏雲石兩面紋理各不相同，整座擺設看似沉重，但據館員朱倩介紹，這種大插屏的各部件都能分別拆卸，均作榫卯結構，其工藝之精湛與設計智慧，不言而喻。除了大件家具，也有尺寸小巧的〈紫檀畫插屏〉，框架素樸，展現木料無華細膩的天然紋理。

精湛與設計智慧，不言而喻。除了

裂，明清以來甚得文人雅士、士大夫的喜愛。本次展出的〈黃花梨敞架格〉，是館長馮依凌特別推薦的必看精品。此三層敞架格仿竹製風格，格架無背，兩端採開放式設計，使用上可從任何一面取物；也可以透過各角度觀賞擺放的物件。天然黃花梨木紋優雅、色澤光潤；整體造形簡約、線條流暢，是一件歷古彌新的細工佳作。

其他如嵌有百寶的〈黃花梨嵌百寶南官帽椅〉；鑲象牙的黃花梨榻，皆考究華麗，難得一見。又如一件〈瘿木托盤〉，與前述松鼠葡萄荷葉形托盤相



18世紀 黃花梨嵌百寶南官帽椅一對 61.5×44×121cm

類，巧妙利用原有坑洞缺陷的木料，雕為荷葉形托盤，盤心因結瘤縮蹙而成紋樣，加上天然缺陷，反而成為一種不可複製的天趣之美。蘇軾曾言：「木有癟，石有暈，犀有通，以取妍於人，皆物之病也。」這些以天然病態或帶有缺陷木料製成的奇品，不但符合本展「出入自然」之意旨，更呈現另種變幻莫測的獨特魅力。

歐洲銀器

中西藏品間互相的輝映、對照，向來是兩依藏最為嫋熟的策展方式。在這次展覽中我們也能見識工匠們在面對自然、取之自然時，中外、古今藝術語彙間的巧妙異同。不同時代、材質的展件間，不僅存在外觀之差異，有時又能在彼此中找到同樣的意趣與創意。設計與工藝中的「美、珍、稀」，始終是兩依藏在挑選藏品時的重要標準，而能完美體現西方工藝技術與風格演變的歐洲銀器，自然也成為該收藏中不可或缺的一環。不久以前，兩依藏博物館才剛結束與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（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, V&A）聯合策畫的銀器大展，當時共借得該館



18世紀 黃花梨三層敞架格 113×44×121cm



四十六件古今銀器珍品於香港展出，其中大部分藏品更是首度出現在亞洲觀眾的眼前。

為了符合本次「出入自然」的展覽主題，策展人精選八十一件來自法國、英國、義大利、丹麥以及俄羅斯的貴重銀器，帶領觀眾穿梭於十八世紀至廿世紀間，探索銀器上風格迥異、豐富繽紛的植物、花卉與動物的造型，是如何在兼顧實用之外，又能充分展現歌詠自然的美好境界。此外，其中的神話、聖人、神祇的不同象徵，又代表著何種意義。

展品如製於一八八一年的銀質〈抱月瓶〉，其特殊的造型仿自中國抱月瓶或扁壺的形狀，器身結合圓雕、半浮雕等技法，塑造烏龜、小孩（天使）、人身魚尾、捲葉花草等，各種真實或想像中的形象。這件充滿東方風格與西方技巧的銀器，我們似乎可由此窺見當時西方對於東方貿易的熱絡，以及多元文化交織、匯流的成果。



抱月瓶 高67cm 1881



17世紀 瀝木托盤 16×18.5×2cm

廿世紀時期，出自義大利Buccellati工作坊的作品〈熊形擺設件〉與另一件〈虎形擺設件〉一同展出，工匠將無數粗細、厚薄不一的銀絲，透過焊接、塑形來表現動物細微的羽毛與毛髮。且必須以手工一根根排列，擬仿動物毛皮的生長方向及紋理，細膩鋪排。這不但是保留、復原幾已失傳的金屬工藝；以「銀」仿「獸毛」的創意，更顯現匠人爐火純青的金工技術，將冷硬的金屬化為柔軟的絲毛，實是鬼斧神工之作。而工匠們在面對「銀」這項閃爍內斂、沉著厚重的天然金屬時，又如何結合多重繁複的工藝技法，以呈現器物最具想像力及張力的樣貌。

展品如製於一八八一年的銀質〈抱月瓶〉，其特殊的造型仿自中國抱月瓶或扁壺的形狀，器身結合圓雕、半浮雕等技法，塑造烏龜、小孩（天使）、人身魚尾、捲葉花草等，各種真實或想像中的形象。這件充滿東方風格與西方技巧的銀器，我們似乎可由此窺見當時西方對於東方貿易的熱絡，以及多元文化交織、匯流的成果。

歐洲珠寶粉盒

最後一個展廳陳列六十餘件精彩的歐洲珠寶粉盒。在燈光照射下，奢華而精巧的珠寶粉盒、化妝盒，反映著自上世紀伊始，風馳電掣的藝術發展。雖然形制不一、裝飾材質相異，但取自自然的元素，卻是其中共通的主旨。

粉盒，是仕女的隨身物品。一般體積不大，以恰能放置女子手掌平托為宜，多有蓋以防止脂粉揮發。在物質條件富裕的年代，女性也將華美的粉盒、手袋，視作身分地位的表徵。這類精雕細琢的奢侈品，不但能彰顯自身氣質和生活情趣，於實用之外，也成為值得收藏、傳家的工藝精品。

為切合「出入自然」的母題，本次展出如受到十九世紀末至

廿世紀初新藝術運動（New Nouveau）影響的植物、昆蟲裝飾

珠寶粉盒；也有採擷中國、日本等異國元素的全新表現形式。

這些璀璨繽紛的古董粉盒，體積小巧、裝飾細膩，原為廿世紀初期，歐洲名媛出席晚宴時會攜帶的隨身物品，卻在不意間留下不同年代的時尚及流行趨向，並有著各自傳奇而美麗動人的故事。推薦展品如〈甲蟲造型化妝盒連鐘錶〉、〈嵌百寶牡丹化妝盒〉等，流露埃及藝術與中國風格對工藝精品的影響。此外，館長特別推薦的一件〈小瓢蟲化妝盒〉，出自著名的法國珠寶公司卡地亞（Cartier）之手，其造型洗鍊自然，捨棄了精雕細琢的華美裝飾，僅以一隻栩栩如生的小瓢蟲，棲伏於粉盒邊緣，彷彿即將振翅高飛。似也昭示著女性突破傳統禁錮，迎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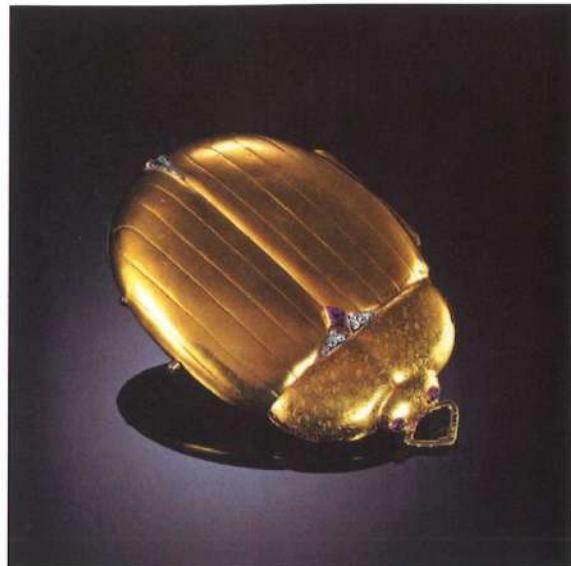
20世紀中後期 熊形擺設件 長80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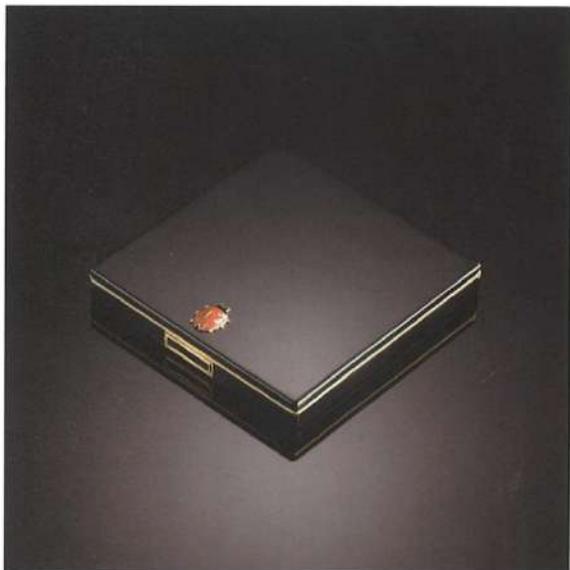
1880~1910 小櫃 光正刻 日本 高35cm



嵌百寶牡丹化妝盒 9.2×6.9×1.5cm 約1925



甲蟲造型化妝盒連鐘錶 11.3×7.2×1.9cm



20世紀中期 小瓢蟲化妝盒 7×7×1.5cm

出入自然：兩依藏之三個永久珍藏

展覽日期：即日起～2017年3月4日

展覽地點：香港兩依藏博物館

自由空氣的那個年代，隨時就要啟程的華麗冒險。

結語

館長受訪時談到，其經營博物館的理念，除了展示工藝和設計的歷史和文化，更希望觀眾能親身接觸、觀察這些珍品。所以，兩依藏博物館中的藏品皆不設置說明牌，觀眾必須由館員帶領，如聽故事一般聆聽講解，方能識得、理解這些工藝精品們背後的故事，以及各自代表的歷史意義。兩依藏作為私人博物館的珍貴之處，也在於這份讓觀眾不僅可遠觀全貌，更可近看細部，甚至親身觸碰、登坐展品的用心與親和力。